

【书与人生】

那个去高原的人

——《额头上高原》后记

■ 陈思俊

1 我注定是一个要用足迹来阅读大地的行者。

1986年夏末秋初，邻近盆地缺口的母校迎来罕有的沸腾，师生们冲出校门涌向江边，为那帮身着桔黄色救生衣，乘坐橡皮筏过境的长漂队员振臂欢呼。我置身其中，同频共振，为血性男儿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勇争天下第一的英雄壮举和无畏气概深深折服。当勇者志士们背影远去，喧嚣平息，我返回校园，低头沉思，又暗自为扩大对外开放与国人争夺长江首漂权之间的矛盾而深深纠结。

1988年，同样是夏末秋初，当我默默地把高考录取通知书装进行囊，独自西行，前往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四川民族学院——就读时，我被一种落寞悲观的情绪紧紧裹住，难以自拔。就在临行前的一刹那，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两年前那帮长漂勇士的身影，冥冥之中仿佛照射过来一束光亮，仿佛传来一种召唤：“勇敢地向前走吧，光荣和梦想正在命运的那头等着你。”

2 我认定明天的航向已由昨天规划。

不合时宜的我，在不是秋天的季节，梦想着去采摘果实，狂热地编织文学梦。全国春笋文学夏令营，《少年文艺》年度优秀小说奖，中学生歌谣征文一等奖，个别重点高校特招的作家班……火焰一样温暖我，却又把我燃烧成灰烬。我痴迷于她，上课时总是神游八极，心驰八荒，课后更是将教材束之高阁，埋头笔耕。如此状态，在一所省级示范中学，在高考指挥棒令人亦步亦趋的年代，我形同不识时务，独立行径的异类。

记得离开家乡的那天下午，位于县城老街的新华书店——现已淹没于三峡库区海拔175米蓄水线——扯住我的衣襟。我走进去买了一本红宝书似的中国地图册，目光在绿色、黄色、褐色三大色块之间游移，查找将要奔赴的目的地——康定的地理坐标。真不怪高考题难——原以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出门时才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的地理知识过于贫乏，甚至存在不少常识性错误。比如长江流经哪些省市入东海？我一口气说不齐全；比如中国大陆三大阶梯到底是自东向西还是自西向东？我刚好弄成反方向。

坐在夜航的轮船上，船舱狭窄，灯光昏暗。下铺的小男孩梦中暴哭，撕心裂肺：“爸爸！爸爸！你不要丢下我！我不治眼睛，我要回家！回家……”由于急性失明，该患者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大城市去医治眼疾。而他，竟然担心被亲人遗弃！小男孩的父亲，被找到时，但见首如飞蓬，面容悲戚，正靠着船舷的护栏，迎着呜咽的江风暗自垂泪……

触景生情，同体大悲。那个燥热的夏天，化作一堆坚硬粗砺的块垒，塞满我的胸腔。我真切地意识到：潮涌而来的物质经济时代，我与它未曾拥抱就开始告别；自己组建的不过是一支一个人的探险队，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箭头指向江之源；我在中国大陆的三大阶梯之间用青春连线，丈量着两道分界山脉之间的遥遥距离……

3 一路向西，向西，向西。手里攥着一叠轮船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终于抵达横断山区，抵达康定。

青藏高原，巨人一样屹立在苍穹下。横断山脉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区。据清代方志有方秀才闯入此地，见其“横断”东西间交通，呼之曰横断山。横断山脉拱卫着青藏高原，兀立为第一、二级阶梯的一段分界线，仿佛高原际的一道又一道深深的皱纹，记录了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和民族迁徙融合的隐秘历史。

横断山区地貌独特，气象万千，时而雪山草甸，时而激流深谷，时而阳光浩荡，时而风雪狂舞。我感受到了高原的壮阔雄浑，也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卑微——在高原际际的皱纹里，我是一星汗？还是一粒土？抑或一位远游客？

康定是横断山区的重镇名城。以前对康定的所谓了解，完全源于对那首耳熟能详的《康定情歌》的误解，以为是天高地阔，云淡风清，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当她横亘在我面前，我才看见，处于三山夹两河的狭长河谷地带，山峰高耸入云，雪浪奔流直下，朔风不清自来。

然而，就在那里，一个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我被信仰之于生存的照耀深深震撼。信仰可以是自由的，不过，绝对不可以没有信仰。这里不仅有藏传佛教的黄教寺庙、红教寺庙，还有汉传佛教的观音阁，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甚至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完全可以开发一条体验宗教的旅游专线。

毕业后我留在了高原上。留在高原上的我，不断地向内心追问，究竟怎样的行走才能叫作选择，叫作抵达？——如果我感应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复苏，文学于我，是短暂梦想？是毕生的事业？还是一种生存方式？

——我与大时代背道而驰，用月光取暖，以诗歌导航，到底是一个撤退者，还是一个边缘人？抑或一个探险者？——我把长江当成向上攀登的蓝色绳梯，这是否只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而我既然身在高原，为什么又时常回望故园？……

水断山横，天长地阔。我被迫把自己打开；打开自己是为了自我拯救。高原并不因为我的到来提高了海拔；相反，高原的托举让我更接近了天空，接近了真实。

4 俯身与仰望，转瞬20余年。年逾不惑的我，每当填写个人简历，对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户籍所在地……诸如此类的空格栏，笔走龙蛇，总掩不住内心的茫然。我近乎偏执地坚信：在时空的流变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外来者，异乡人；倘若你热爱家园，注定又是一个永远的亲历者，见证人。

20余年里，我换了6个工作单位，先后从事教师、记者、国家公务员等职业，纵横雪域数十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宛若一部鸿篇巨著。从海拔上看，青藏高原本身，也由高至低划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按藏族传统地理概念表述，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下、多康六岗”。我所处的横断山区，简称为“康”。青藏高原的这三个层次，作为局部地形，不同于祖国大陆的三大阶梯，但是它铭刻着地球心灵的记忆，凝固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轰烈烈的激越乐章。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这块土地地形复杂，高寒缺氧，尤其不适宜人类休养生息。初来乍到的旅游者，也容易用高原反应之类的经历推断出类似的结论。

对此，我不想过多地辩解，只想如实描述我所认识的原住民，他们是最传统、最虔诚的朝圣者，用身躯和灵魂丈量大地，无怨无悔，燃指献佛；他们在现实中虔诚信奉，在民歌中深情祈祷：“尊敬的神祇啊，请陪伴我走过一生”；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没有导师，凭借神授，口口相传；他们诵经许愿，期盼着往生香巴拉净土；他们洞察自己的前尘、今生、来世，选择了一种超越物质世界，极富精神意味的生活方式……我与他们行走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互为参照，共同见证，把生命的符号大写于高原的天地间。我的脚步也变得滞重起来：人生百年，肯定不是唯一的定义；拥抱生命，每个人将定格成不同的姿势。

就在这20余年里，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蓄水，重庆直辖……一连串的大动作推动着时代的车轮；结婚，生子，工作调动……一连串的小事件续写着我的个人履历；高速度，互联网，普世价值……一连串的新生事物改变着世界的模样。

我上下求索，抬头望天，埋头赶路，纵然顺逆接踵，我仍然可以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我无法忘怀当年从故乡出发时，在轮船上邂逅的那位小男孩，他的失明症治愈了吗？我好想牵住他的手啊，馈赠以高原的风雪，告诉他唯有思考，我们才不会迷路。

直到有一天，当我把自己抛下，把粗重的呼吸紧锁，把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每一个村庄都当作灵魂的栖息地，我开始暗自庆幸，误打误撞的我，是不是捡拾到了人生的宝石和黄金？

我必须强调，如果没有狂热，没有疼痛，没有颓唐，没有愤慨，我不敢自诩在这片土地真正地播种了爱；如果没有把外在的事物转化为内在的风景，没有将自身的境界不断地进行提升，我不配去歌唱这片神奇的高原——尽管这些年来，我写下的诗歌寥寥可数。

5 横断山区有众多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峰。我曾结识来自欧洲两个不同国家的一对登山者，男50出头，女30大几。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约定，偶然相遇在一家驴友客栈，不知何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将对方的登山绳系在了自己的腰上。他们沿着山脊线向一座白雪覆盖的雪峰进发。半个月后，我获知的是地方登协关于两人一起遇难的事故通报。

所以我一直愿意这样想象：长江有如一根登山绳，它一头拴着我，它一头拴着我的信仰。

不过长江的正源尚在横断山脉以西。大道多歧。我在横断山区看见的江河，要么只是长江扭动的一小截腰肢，要么只是长江上游的一些支流。但是我并不急着要去寻访正源。我回想起当年到南京参加文学夏令营时，有诗友邀约去看长江的入海口，我也婉言相拒。假如我是一位吟吟诗人，从入海口到江之源的距离，注定要让我跋涉整整一生。

勿庸讳言，我也为自己遗憾过，遗憾没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扎进沸腾的商海中去操练水性。有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生活在另一时空，消解遗憾的手段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途径是聆听于高原的教诲，接受诗的引领。毕竟，诗意的高原是摇篮也是坟墓，毕竟，每一个日子是现实也是梦幻。青藏高原的河流流向远方，流向海洋，后来又化作云朵回到了高原上空，变成漫天雪花降落下来，这是象征着我们经历了一道轮回？作为一片追寻人类生存永恒意义的精神高地，人类的视线是否会转移到这里？

我不能不说，横断山脉就是我的精神地理的横截面，是高原岁月的年谱。我多么希望，我是一座虚构的塑像，矗立高原，永远保持一种虚怀若谷、自信自在的心态。

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在我的血管里奔流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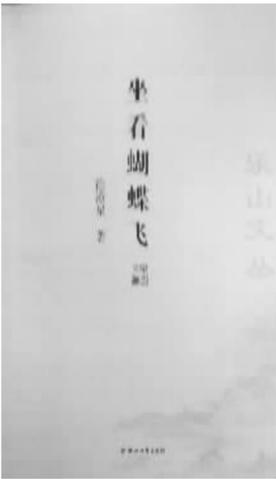
亲爱的你啊，是否听见了我的诉说？在现实，在梦里，孤独如影随形，悲怆风起云涌；在心头，在诗中，坚韧拔地而起，柔情似水奔流。还有什么比漂泊更真实更理性？还有什么比摆脱死亡的契约更激动人心？当人生变幻的时空一帧一帧逝去，我能复述的唯余这样的情景——

那个去高原的人，像一只风筝牵着长江，向高原的腹心缓缓飞去。高原雄浑苍茫。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与高原渐渐融为一体。 [B]

【康巴书讯】

徐澄泉诗歌谈

——序《坐看蝴蝶飞》



■ 朱先树

徐澄泉的诗名我是知道的。

徐澄泉是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诗人。他走上诗坛的时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这时的文学艺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诗歌更是如此，题材内容的广泛丰富，特别是艺术表达的多样性给诗人创作以极大的自由。总体特征则是，诗歌由过去的主要叙述事件和感情，转为更多地表现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为主，特别是青年一代诗人，这种艺术方式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特征。徐澄泉的诗歌创作经历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徐澄泉的诗歌创作，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新的艺术表达方式的运用和吸收融入。诗意并没没到语言为止，

【从阅读到心灵】

藏汉语的创造者

——藏族现代女诗人桑丹浅论

■ 发星

最贵的尽头把堆积的马车打开
让碧空里掀动的双手猎猎作响
一群滔滔的鸟群
一辆游水的利刃
切断所有金黄的音响
清透的酒深埋在我的心中
被轮回的阴阴慢慢痛饮
我飘散的手指该怎样合拢过去的残缺
从冰雪之上收集真正的源泉
秋天的果实披挂风雨
岩石的歌声 黄金的激流
鸣放着最艰难的花瓣
宽阔的种子暗藏利器
深淡的光芒 是我途经的城

——《田圃中的音响》

这些神性的诗句被我在一本叫《边缘积雪》的诗集中找出来。我是在深夜读它们的。我看见银雪的光芒划过头顶的暗黑，用洁白明亮的银光透视我的灵魂。我感到久违的新鲜之气围绕我的枯骨，让无水的河床传来生命翠绿的声音。

想让那些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的偏见与无视，在这些神意而又现代根性的诗句面前统统见鬼去吧，这些有根性信仰的边缘之地，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诗歌与精神同样值得尊敬，因为他们神性高扬的诗句中你看不到所谓的后现代那些无病呻吟与空虚无聊，因为这里的一切浸泡在神性文化中，就连死亡与痛苦，孤独与悲怆都那么绝绝美丽。

读桑丹的东西就有这种感觉，语言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在推动，推动桑丹和她的语言，同时推动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穿越世界暗黑的石头与空虚，端座在蓝天的一朵云中，洒下金黄的阳光的灿烂。

把目光望向西部久了，灵魂中会降下白色的河流，这些神意之水越过千山万水，让世间一切苦味成甜，黑梦变香，那些躲藏在灵魂深处的暗黑们便在唱歌的风声中响出黑发的深沉与立体的琴弦。

我常常在山林与黑石的歌声中沉醉，我理解并看清桑丹内心的波涛起自那片神性的土地，离开了那片土地，她的呼吸与梦幻便会变弯，变成异化的它物，所以浸于根性的写作，就像从大地中取出青稞啤酒，酒液中摇动的是黑色泥土的根须，离开了根须，酒液是苍白，无味的，很像空中之云，长不出美丽的叶根。

边缘积雪，高亢，清新，静寂，高贵，独立，自然。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景，之后的空灵与高远，这就是诗最好最高的境界，有时，写作语言由于后天或先天的原因，不能很好的表达出写作者的灵感，那就如边缘积雪一般，自由的侵蚀自己幸福的月光，让纯白消融于纯白，获得更多穿越黑暗的提升，黑暗最怕那些心灵圣洁的人，因为他们洞悉了人世的秘密，有根的诗人正是这样的人。

高原的夜
眼睛上搁浅的圣殿
滔滔的马群 水银的舞蹈
它在我体内消融草木的村庄
骨质的梦被淋漓的肌肤飘洒
酒啊 黑夜里忧郁的绳索
从此默默地收敛在我们的手里
像抛进梦中的蛇
在马群与稻草挤压的屋檐

我坐下来
露出完整的骨头
一片响亮的尘埃

——《河水把我照耀》

在进入这些自由呼吸的语句后，你再回到岸上，你已有了神的光芒，因为这些自由语言组成的蓝水之响，使你明白一个民族的信仰的纯净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淋湿你的枯骨之后，开出灿烂的雪花，使你在尊敬顶礼的同时，看见高原上那片雪白的的心灵切开巨大的黑暗。

在21世纪的天空下，中国边缘民族的现代诗是到了肯定其价值的时候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在失去母语的环境中进入现代汉语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悲壮性的历史苦痛，就是在这种苦痛中他们一样用汉语写作出了惊人成熟的边缘的诗歌，而别具一格的诗句，因为许多边缘民族有重要而非平凡的自身根性文化延传，这便保证了写作者的资源的原生文化性，就像西方那句名言：“我们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这种精神家园意识在边缘民族的根性文化中比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边缘民族的文化在特殊的时候会爆发一次自身文化价值的现代重建与转换，即是得尊敬的，他们的诗意义才能具有人类的普适性而得到融合与交流与提升。在读桑丹诗时有一个发现，她的写作是一种新型的藏汉语现代诗写作，这种写作的内核是藏文化的根性与原生性，其次才是汉语抒写的形式，比如：“丰美的原野/一条辽阔的长鞭”。“隐没在记忆深处的守望/由远及近/像高海拔的弦琴/在我空旷的怀抱里散落/高原的夜，眼睛上搁浅的圣殿”。“滔滔的马群/水银的舞蹈/它在我体内消融草木的村庄”。这些句子，只有高原藏地的辽阔与神性中才有这样的感觉，只有神的光芒中才能出现语言的巨大张力而幻觉，而他们就是自然流出的诗，他们文化与地域的陌生性，加上现代感的互相穿透，于是出现这些诗句便像下雪一样，是天意的，不经意间的心灵闪出。

诗，有时就是神的自语与自启与自明，只是诗人具有语言抒写能力将之写出，成为了一种精神呼吸的文字纸面档案，更多的好诗是来回自由呼吸的风和天空、大地、河流、母语、神事等等，诗人记录的是一种后天的在案文字，她不经意间失去或存留了神迹，桑丹的诗中这样的神迹遍地。

藏汉语现代诗给中国诗界带来他的语言的宽阔性（书写地域与文化空间的多重宽阔），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陌生化冲击，还有就是藏汉语抒写的流畅与异质快感给主流汉语的枯死带来生机活血的流淌。这种以藏族自身的认知感悟世界，为汉语大家庭插进独特的一支黑箭，如果桑丹更沉稳的提高修为，和她的朋友们写出更多更好的现代诗，那汉语再生的河堤将迎来更巨大的涛浪。除藏族现代诗人外，回族、彝族、土家族等诗人也有可观的文本创造，他们共同书写了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复兴的传奇。

那是传说中的一条不死之河
我看见闪光的鱼类在漆黑的岸上行走
潮湿是它们唯一的飞翔
冬天不期而至火被愤怒的摘下
滚烫的双手上跳舞的绿裙

而留在了读者心灵中长久地回响。这就是徐澄泉自己开拓的一条诗歌艺术的追寻之路。徐澄泉的诗，题材内容涉及面广，写自然的事物，写现实的经历和感悟，都写得不错。

从创作的角度看，诗应当不同于小说、散文等文体形式的表达，它既是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在诗人心灵中的显现，更是诗人心灵对外在事物的一种感应和回响，是情感的结晶，是思想的升华，而这一切又都与诗人的修为历练，以及对社会、历史、现实、文化的认知所能达到的境界有关。看得出，徐澄泉的诗歌创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功力。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出了诗人徐澄泉思维的开阔和深远。当然诗人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认识不可能达到某种精深程度，但他能以

一种诗意来表达对生命、对人的精神层面的真实而亮丽的体会，这就很不容易了。

我认为诗人的目的在于表达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合并加以升华的真实，而表达的方式则是诗人智慧的创新，不同的诗人应当是不同的，这里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有文雅、粗鄙的区别。一个诗人的艺术表达方式，当然离不开时代的艺术潮流，但只要是真正的自我的智慧创造，都应当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徐澄泉的诗歌创作，无论明朗与艰涩，都拥有自己不同的读者。最没有出息的是随人脚后而缺少自我发现创造，这一点徐澄泉是认识深刻的。 [B]

（注：朱先树，著名诗歌评论家、诗歌理论家，《诗刊》编审）

人是河岸挣扎的树
具有死亡猝然降临的征兆和姿势
一幅完美的面具在梦中与你相遇
一棵九月的植物消失在大地尽头
河流上飞翔的鸟群
是天空盛开的一种黑色植物
未擦亮的银器
像忧郁而性感的疾病
足以支撑一位少女度过短暂的一生
传说在这里持续得太久
就像一杯灼热的美酒占据了天堂
茫然失措的释梦人
他们柔软的身躯穿戴着
黑色的火焰
逝水变成了真正的金子
我的情缘在这条河上殉难
永恒的时间抽象的毒药
我看见葬礼开始的曙光
在生命的内心
如一场欢乐的庆典回响
眩目的正午迷失于情欲的高潮
传说中的夜行者
像胸前一阵猛烈的心跳
我的身躯轻轻抽插美好窗户
在严冬到来之前
把歌声送出城门
使它离我远去
我也不会真的错过芬芳的花期
五月的家园是一匹忧伤的马
苦难的青草乘坐北风
忧伤的果实从胸前取出
淹没这场最美的婚礼

——《天堂之河》

《天堂之河》是本诗集中最出色，也是最成熟的现代长诗，这首诗可看作桑丹的靈魂黑皮书，它将藏佛教的根性文化原根植入诗中，作为其精神的引领和喝饮，在时间与空间的多重合唱中，立树自己的位置与意义，称之为灵魂史诗最为合适。就像藏地之山的连绵无尽，雄浑深邃，它是大地上最高昂最银雪的血液与呼吸。

上面这些从整首长诗中选出的部份句子，它们构成整首诗的诗骨，整首长诗像巨大的黑夜之沉，这些诗骨是黑夜之沉中沉默或走动的灵性黑石，它们和天上的星星互相对视拥抱，用飞升与光亮擦生命的焰火，推动那些密林之雾辘转而来，神性我们高扬的音噪与梦幻。

它是浓缩的个人内心的雪与风暴，透过诗句，我们看见一个边缘民族现代女诗人如她的母语文化一样历经的艰难以及存在的巨大力量，她在抒写个人史的同时，书写了藏地女性史的许多泪水与欢欣。这里的文化是藏在语言背后的，它不

像那些浅薄民族抒写者，在生硬的语句中嵌进文化的教条与语言，使语言的创造性诗性全失。作为中国为数不多优秀的边缘民族现代女诗人，我看见她诗中传来的银雪般的黑色力量，这是很可贵的。

北西旺姆 十五岁的木雅女子
你已长大成人
丰收的青稞为你垂下沉甸甸的金色
羊毛纺线即将为你穿梭人生的经纬
红头丝绳盘结在你浓黑的发辫
珊瑚耳摇曳着你动人的美貌
我的家乡 是堆满金子的地方
我的家乡 是堆满银子的地方
象牙手镯一样光洁的岁月
轻轻浮现在你的眉梢
阿妈忧伤的目光
是美丽的格桑
绽放在你的身上

——《扎西旺姆》

清新醉人的民歌，是诗集中最成功的收获之一。百年中国现代诗由于来源于西方，一切唯西方是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断的纯诗，不断的先锋，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歌唱性与节奏性与叙事性等优良品质在中国现代诗中被迫与丢失，这是很可惜的。作为藏族民歌之乡的桑丹，生下来就浸在这些美丽的民歌中，它们流传久远，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地标之一，是延续根性文化与藏族自身的重要精神食粮。所以将之纳入现代诗写作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将民间民歌切入诗中，使诗句清新自然透亮，在汉语中传达了藏文化的原真神韵，这是有根性写作的积极张扬。

作为中国人，作为藏人，我不写自己的文化我写什么，这是最本原与最自然的写作。民歌在现代诗中的运用，松散与清新了现代诗语的枯干与单一，增加了阅读的音乐性与可读性，就像山中原质的土豆与奶茶一样，质朴、自然、透明。我希望更多的中国诗人关注边缘以及你身边的地域文化，这些都是人类文化遗产，是我们创造现代诗的巨矿，我们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

《扎西旺姆》是桑丹家族史诗的探索之作，写作方式来源于民间流传的相关家族史诗，前半部大量民歌的运用，使阅读快感轻松，前半部写作是成功的，后半部由于形式的没变化和主流话语的渗入，影响了写作的展开和深度，显得平庸。桑丹背后的资源是无尽的，如果多修为，写作会有更大的突破。写作者到了一定阶段都有很难超越的局限，这是中国诗人中的常象，为了那些迷人的文化感觉藏于诗中，为了一生的写作之梦的快乐不能停止，桑丹，我们共同加油！ [B]



《洒满康巴》洛绒向秋绘画作品选

雪花·阅读
第1243期